



对于清康熙初年内大臣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、鳌拜四人如何辅政，《清史稿》如此评价：“四辅臣当国时，改世祖之政，必举太祖、太宗以为辞。然世祖罢明季三饷，四辅臣时复征练饷，并令并入地丁考成。此非太祖、太宗旧制然也，

则又将何辞？索尼忠于事主，始终一节，锡以美谥，诚无愧焉。苏克萨哈见忌同列，遂致覆宗。遏必隆党比求全，几及于祸。鳌拜多戮无辜，功不掩罪。圣祖不加诛殛，亦云幸矣。”也就是说，索尼最忠诚，苏克萨哈遭排挤，遏必隆附逆臣，鳌拜喜杀戮。

这样说鳌拜，也是秉承了康熙的说法：“妄称顾命大臣，窃弄威权。”（《十叶野闻》）受康熙旨意罗列鳌拜罪状的康亲王杰书也说：“鳌拜系国家大臣，背负先帝重托。任意横行，欺君擅权。文武各官，尽出门下。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十九）

史海钩沉

鳌拜如何“欺君擅权”？

□向敬之

四大辅臣的关系

四辅臣中，索尼是正黄旗，鳌拜和遏必隆为镶黄旗。两黄旗都是皇太极父子亲率。而苏克萨哈所属的正白旗，原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摄政王多尔衮统领。

清太宗皇太极死后，未立储君，留下夺位之战。两黄旗鼎力支持皇太极长子豪格嗣统，而两白旗极力推动多尔衮上位。迫于顺治帝生母孝庄和两黄旗势力的联合压制，多尔衮提出折中办法，自己摄政，疯狂打压两黄旗和豪格，并把豪格弄出局。

精通满、汉、蒙古文的文武全才索尼，曾为皇太极的文馆谋士、一等侍卫，随皇太极征明时书写汉字文书，谕告汉地百姓，任吏部启心郎，却因不附多尔衮，曾遭两次革职免死，遣守昭陵。

遏必隆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外孙，父弘毅公额亦都巴图鲁，母为太祖四女和硕公主穆库什。遏必隆十多岁袭父一等总兵官世职，崇德六年（1641年），刚过二十岁的他被皇太极赞赏“巴图鲁之子，仍巴图鲁也”（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一百四十二）。于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从征湖广叙功头等，却在三年后被人举报“与白旗诸王有隙”，于是多尔衮将这个外甥革职，籍没一半家产。

鳌拜则是少年入行伍、百战敢拼死的硬汉，崇德二年（1637年）被太宗赐号巴图鲁。顺治初年以护军统领随多尔衮入关，后从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击溃退至湖广的大顺皇帝李自成，继而跟随豪格进军四川射杀大西皇帝张献忠，还参与了平定大同总兵姜瓖的叛乱。却不料，多尔衮因鳌拜拥护少年天子、不阿附自己，而多次对其议罪论死。

多尔衮与其胞兄阿济格构陷亲侄豪格，使之幽死狱中，随后各强娶豪格一福晋。

黄白对立，日益激烈。顺治帝安排的四大辅臣，就是两黄旗对一白旗、三黄臣对一白臣，自会延续往日情仇。

索尼是四朝元老，位居四辅臣之首，但年老多病，且聪明狡猾。鳌拜日益骄恣，索尼装聋卖傻。



鳌拜画像。

当初，鳌拜和索尼、大臣谭泰谋立豪格，彼此是好战友。后来，索尼和谭泰相仇，攻讦死磕，鳌拜因庇护索尼再次获罪，几被革职。如果不是孝庄斡旋，直接将索尼的孙女封为皇后，让首辅做了太国丈，索尼也未必会同几个儿子一同站到老友鳌拜的对立面。

遏必隆是皇亲国戚，但他是典型的骑墙派。他附和鳌拜也是有缘故的。多尔衮当政时，有人告发称：皇太极驾崩，诸亲王夺位之际，鳌拜擅披护军，为还是侍卫的遏必隆防守宫门。多尔衮因此差点弄死鳌拜，遏必隆因此欠了鳌拜一份大人情。

苏克萨哈属正白旗，原为多尔衮的“打黄干将”（奇怪的是，多尔衮摄政时，苏克萨哈除了得了骑都尉、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外，并没有太多的荣耀）。多尔衮死后，朝局一变，刚做了几天议政大臣的苏克萨哈，伙同原睿王府侍卫、新晋议政大臣詹岱，一同跳出来告发故主棺槨中私藏八补黄袍、大东珠、素珠、黑狐褂之类僭越物品，阴谋篡逆，引发群臣纷纷要对多尔衮开棺扬灰。苏克萨哈因此受到顺治重用，很快升为镶白旗护军统领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随礼部尚书兼镶黄旗满洲都统陈泰等领兵驻镇湖南，大败大西军将领刘文秀，回京后擢为领侍卫内大臣，加太子太保。

这四人入选辅政大臣，为顺治帝临终前与孝庄太后的商定，已无须皇室、宗室王公与议政王大臣会议推选。



鳌拜影视形象。

维护两黄旗打击正白旗

索尼、遏必隆和鳌拜，初为拥立顺治帝，与孝庄太后结为共进退的政治联盟。后来，孝庄与顺治矛盾激化，索尼等三人不认同顺治帝的改制运动，认为其破坏了满蒙政治婚姻关系，而站到了孝庄太后一边。

他们三人入选，自是孝庄的主张。而苏克萨哈，应该是顺治帝的提议，即便孝庄不喜欢这个正白旗人，但还是妥协地接受了他的入选，并默认了世职不显的苏克萨哈排名第二。这也照顾了作为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的情绪。

况顺治临终，有意抬高在领侍卫内大臣任上资历最浅的苏克萨哈，命他独送御讳、传谕大赦，使在一旁坐冷板凳的索尼等三人眼馋心恨，也使得苏克萨哈感激涕零地奏请情愿殉主。

顺治帝说：“尔不知死事易，守主事重。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十三）顺治对苏克萨哈寄予托孤之厚望，也为鳌拜等很快抱团攻苏，埋下了导火线。

苏克萨哈虽热爱皇上，但背叛故主，毫无气节，索尼、鳌拜等人在仇视他的同时，多了一份鄙视。

鳌拜居四辅臣之末位，但资格老，军功高，常常气势夺人。武夫当国，首当其冲。

鳌拜的滥杀，主要是针对原属多尔衮的正白旗。

《清史稿》和《清史列传》都说鳌拜先拿内大臣费扬古（《清史列传》著作“飞扬古”）开刀。

鳌拜与费扬古本来有矛盾，再加费扬古给康熙做侍卫的儿子倭赫伙同另几个侍卫，对四辅臣中属于两黄旗的三辅臣无礼，惹得鳌拜不高兴，于是以倭赫等擅骑御马及取御用弓箭射鹿有罪，将他们和费扬古一众砍了。

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，鳌拜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同为辅政大臣且排名靠前的苏克萨哈。他强行要把镶黄旗与正白旗在直隶所圈的土地置换，即以贫瘠之地换肥沃之地，将二十年前多尔衮强势置换的土地，重新换回。

对此，朝廷内外，皆言不便。属正白旗的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、兵部尚书兼直隶总督朱昌祚、保定巡抚加工部尚书衔王登联，联合在朝堂上公开反对。特别是苏纳海坚决抵制，不畏惧鳌拜淫威，不阿其意。而朱、王则上疏奏称：旗民不愿圈换地亩。他们支持正白旗民坚守不移，阻挠鳌拜的强制命令。

鳌拜因此大怒，即以此事，谋兴大狱，将几人下刑部议罪，必欲置之于死地。

对于此事，站在当时两黄旗的角度看，鳌拜是针对多尔衮的正白旗，而多尔衮已死，鳌拜打击正白旗，同时也是在维护两黄旗的利益。

假借皇帝名义杀大臣

鳌拜坚持严惩坚奏苏纳海等，索尼、遏必隆没有反对，甚至在鳌拜强奏时附议支持，故而有康熙帝“特召辅臣等，赐坐询问，鳌拜、索尼、遏必隆，坚奏苏纳海等，应置重典。独苏克萨哈不对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十）的辅政分裂僵局。

而时年十四岁的康熙帝已看出四辅臣有分歧，没有批准。

专横的鳌拜攘臂强争，最后假借皇帝的名义，把苏纳海、朱昌祚、王登联三人绞杀，抄没家产。

鳌拜等的理由是：苏纳海身在内阁，执掌户部，如果有意见，就应该即时陈奏。而今既然奉差拔地，却以种种奸巧不愿迁移，是明显抗旨，藐视皇上。

朱昌祚、王登联，身为督抚，各有专任职掌，不按要求处理好拨地事宜，还妄行具奏反对，又将奏疏予苏纳海看，报告中不止言及民间困苦，还将旗下不愿迁移之处一并具题。

但要杀苏纳海三人，不只是鳌拜一人的意思。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奏折中，有一份未书具奏人的文件，记载了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二月初一日，康熙帝在畅春园召见满洲镶黄旗内大臣明珠、满洲正白旗兵部尚书马尔汉、满洲正黄旗原户部尚书麻尔图、满洲正白旗原兵部侍郎温代四个老臣时的一番话。康熙重提苏纳海等因“更换地亩事”不符合辅政大臣心意，结果被定为死罪。四大辅政“入内具奏时”，“索尼、鳌拜、遏必隆三人均奏称当斩，迫朕杀之”。

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，康熙不以索尼是大国丈、遏必隆是国丈，为尊者讳，直言他们作为“辅政大臣办理政务时，结纳植党，专擅威权，谄媚者任意使用，不附者寻隙治罪”。奇怪的是，《清圣祖实录》没有记录此事。

一向持重的索尼，之所以坚持要处死苏纳海等支持正白旗拒换要求的三人，应该是对苏克萨哈的一次反击。一年前，孝庄拟将索尼孙女定为皇后，苏克萨哈怒称此女与康熙年庚不符，挑起鳌拜与遏必隆一同反对力阻，还称索尼之子、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为“满洲下人”（《明清史料》丁编第八本《鳌拜等罪案残件》）。

康熙谴责鳌拜妄称顾命大臣，窃弄威权，植党营私时，经常不忘称四大辅政。毕竟索尼等辅政时，康熙帝只是一个老老实实坐在龙椅上的傀儡。

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三月，索尼与苏克萨哈、遏必隆、鳌拜一起上书请求康熙帝亲政。康熙没有马上答应。六月，索尼病逝，辅臣们班行章奏，本为四辅臣之末的鳌拜却站到了最前面。

自此，鳌拜大权独揽，独断专行。

遏必隆选择明哲保身，对于鳌拜的专擅，既不阻止，也未曾弹劾。很快，鳌拜及大学士班布尔善诬苏克萨哈不欲归政，列二十四罪，将其处死。

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》记载：康熙六年“秋七月己酉，上亲政，御太和殿受贺，加恩中外，罪非殊死，咸赦除之。是日，始御乾清门听政。甲寅，命武职官一体引见。己未，辅臣鳌拜擅杀辅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姓。癸亥，赐辅臣遏必隆、鳌拜加一等公”。